

國防戩戮叢書  
第五種

橫山鎮

錫金著

戩戮叢書店刊

國防戲劇叢書

第五種

橫山鎮

錫金著

戲劇書店

橫  
山  
鎮

## 第一幕

## 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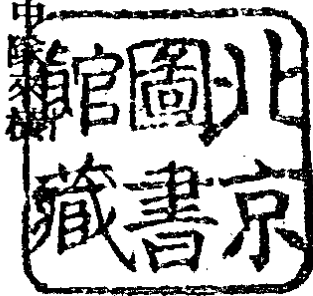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七月，江南夏天的下午，非常炎熱。日本軍隊得到漢奸的報告和協助，開一中隊來橫山鎮撲滅游擊隊，當到達鎮上時，游擊隊已悄悄的離走了。

## 地點

橫山鎮上的一座叫朱仙廟的殿堂裏。橫山鎮是比近京杭國道線的一個鎮市，江南的平原，原有很多的河道和汊港，而這裏，更緊靠着一帶橫亂的山嶺，祇有那條二十里外的公路是坦直的；但從公路到鎮上，却又都是古老的崎嶇曲折的小道。當豐田大尉走進殿堂時，他曾繃了繃眉頭說：「呃，這兒的地形很複雜。」宋麟祥趕緊點頭鞠躬，說：「是，是，很複雜。大人。」

## 人物

豐田大尉——胖胖的，約摸三十多歲，服裝很整齊，神情有些做作。一臉的橫肉中擠出一雙眼睛。



283894

還不十分遲鈍。他是很自負而倨傲的士官生，家庭出身也很好；這樣，他要使自己處處都顯得機智和平穩，然而裝做出來的總是有限度的，這在他遇到困難和棘手的時候，便不自覺地把急躁和慌亂都顯了出來。據他自己過後來解釋，那是軍隊生活太枯燥，沒有，則是支那的氣候不大好。

宋麟祥——土豪，快近五十歲了，略略肥胖。十年前是他的黃金時代，他的言語左右著鎮上的法律，沒有人敢擾他的色怒。然而他的氣餒是終於被壓抑了的，那年當縣城裏的陳老太爺被縣黨部的一夥毛頭星氣死了的時候起，大家都說時勢變了，我們宋大爺也祇好藏起一點鋒芒，準備安分守成下去。這實在不能不教他詛咒這時勢。雖然，一年年下來時勢又漸漸轉好了，宋大爺還是感覺到這和從前的時勢不同，這時勢仍舊不是宋大爺們的時勢。直到去年冬天，日本軍隊進了縣城，這才使他抖擻一下精神專誠上了一次城，一進城便被留下了。這次，他回家時又是趾高氣揚的了。他摸摸他花白了的短鬍子，這鬍子原打算要留長的，現在却又不打算了。

宋海春——宋麟祥的遠房姪子，約二十餘歲，皮膚白淨，美臉迎人，擅於侍候和奉迎。原在上海虹

口日人洋行中服務，戰啓，即由主人介紹至日本軍隊內，這次即是由他到鎮上來找宋麟祥的。顯然，現在他不再被視為無所謂的小子了，連向來對他頗為嚴厲的麟祥叔也對他非常和氣了，他頗有點得意。

月娥——私娼，十八九歲。姿色尚可人，伶俐愛嬌，惹人喜愛；過度的裝飾，却反弄得很土氣。她好久以來生活在幾間屋子裏，就讓宋麟祥這班大爺們來屋子裏盤桓盤桓，她知道要好好的侍候大爺們，因為這是於她有好處的。可是，宋大爺這次告訴她要她去侍候幾位日本的貴人了；她肚裏盤算一下，好像沒有什麼害怕，她知道自己能够侍候男人，不是完全沒有把握。

笠原卯之助——約二十七八歲，日軍軍曹。雖僅是一個小角色，却是一個頗為積極的侵略者，在國內時便留心中國情形，前幾年又到過中國的漢口經過商，居留了兩三年，現在在隊伍中要算他是最能幹的支那通了。豐田大尉常有許多事要找他商議一會，他確曾解決過一些問題。因為他的自滿，他對戰事比豐田大尉還要樂觀，他看看祝出征的「武運長久」的旗幟，他真相信「武運」是「長久」的。

宋阿發——二十五歲，游擊隊員，忠厚樸實，原來是宋麟祥的佃戶，攀算起來，也和宋麟祥出於一

脈，在族譜上他是宋麟祥的姪孫輩的，然而，在現在是不能提起這些。他的耕地就在橫山鎮的近旁，每年的勞苦恰够維持了他們簡單的家口，戰爭的硝煙不久也瀰漫到鎮上來了，這一季的收成雖然很好，然而還了租後的穀子在家中擱著不能出糶；他和近段的一些年青的農人勇敢地參加了游擊隊。這次退却時隊長命令近段的人大家回家藏匿起來，不幸他却被捕了。同時還捕了盧金生。

盧金生——三十餘歲，原是鎮上的竹匠，手藝很純熟，人也機靈。平時在鎮上，便是有名的捉狹鬼，然而他的捉狹並不叫人不舒服，所以大家都歡喜他；就是宋麟祥，見了他也是常常有笑臉的。他在游擊隊中也是一名好戰士，他原是山裏人，熟悉山路，這次隊長留他在鎮上，却是因為他比較機靈，好做策應。

李超遠——游擊隊長，年約二十七八歲，智識份子。原是軍隊裏的政治工作人員，軍隊撤退，他却留下組織游擊隊。如果說他精明幹練，還不如說他凡事謹慎；一切事他都經過細心的籌劃，故爾很少失誤。他一面指揮游擊戰爭，一面也不放鬆游擊隊員的政治教育，故而這游擊隊一天天從散漫無規律中漸漸變堅強起來，龐大起來。這樣，他自然而然的變成了游擊隊的靈魂。

他也從實際鬥爭裏學習得堅實起來了他是樂觀的但不是泛泛的樂觀者他帶着隊員們從鬥爭的實際中去證實他們的樂觀。

宋孫氏——二十四歲，宋阿發的妻子，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一個壯健的農婦。

盧長源——五十餘歲，盧金生的父親，也是一個竹匠。

日兵數人——甲，乙，丙，丁……

### 背景

戰前的朱仙廟的香火是非常繁盛的，江南的民間都相信朱仙，也有的地方供奉太陽菩薩，據說太陽菩薩就是朱仙。朱仙的威靈普照在民間，其實他在禪道兩宗都無可考，祇是傳聞有求必應，非常靈驗，於是口碑傳頌，遍及四方，許多人都把孩子過寄給朱仙，以為可以倚仗朱仙的福蔭，保佑孩子少魔少病；過寄給朱仙的孩子，每年都要來廟裏燒香，自己不到也得打發個人來還願，再加之遠道有病來廟祝禱的，四時不絕，所以香火比許多大寺院還要興盛。因為香火興盛的緣故，廟宇便也建造得相當堂皇，間架並不算大，但是裝修是很精緻的。壁上懸掛著許多紅布袋，袋裏面全是朱仙的寄男寄女的生辰八字，所標的名字，則是廟祝替他們取的。正中靠著屏門是一座



金漆的神龕，外面的紅綢帷幔張開得很小，看不出塑像的面貌，如果揭開這帷幔時，可以看見裏面黑洞洞地有一座金身，黑鬚帶冕，是王者的氣度；不過平時決沒有人敢去揭看，因為怕觸犯。紅綢的帷幔低垂著，還不止一重，都是善男信女來還的願。龕頂有塊泥金大匾，鑄著「威靈顯赫」四個大字。大匾的下面和兩邊，還掛著十七八塊小木匾，有的是白底黑字，有的是黑底金字，有的是紅底白字；上面還披著彩綢，插著金花。因為匾太多了，後送來的便掛得很擁擠。神龕的兩邊，有一付木製的對聯，也是泥金的，鑄的是一「善惡到頭終須報，禍福無門人自召。」供桌上却顯得清冷，因為戰爭後再沒有人來獻供了；錫製的香爐和燭台還擱在供桌上，壓住一塊繡花的紅緞的桌帔圍，在燭台旁邊還有簽筒，而簽詩的黃紙條兒則掛在右邊牆上，用一塊藍布繫著。

豐田大尉到鎮上一看便選定註紮朱仙廟，因為鎮上的房屋大都破壞，而朱仙廟却是很完整的。廟祝不知躲到那兒去了，宋麟祥便打發另外人來收拾了一下，所以現在在殿堂裏，還有一張用三張八仙桌拚起來的長檯，上面蓋一塊白布；桌邊的椅子，有幾張是有靠背的，有幾張卻沒有靠背。長檯是放在右首的，左首則是一張黃色洋漆的寫字檯，還有一張轉椅，則是不知宋麟祥從那兒找來的了。供桌旁邊，還支著一隻風爐，風爐上放著一隻水吊子，燉著開水，水汽從水吊子的

嘴子中直冒起來。最觸目的，在神龕上面，用帳竿竹撐起兩面國旗來，上首是白底子當中一塊紅餅的日本旗，很新，仔細點看還可以看得出褶紋來，下首是一面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却是舊的，像是不知洗過晒過多少次，顏色全褪了。原先豐田大尉說一定要掛五色旗，宋麟祥原有從前鎮公所的一面，他拿回家做了被面，現在趕緊拆下來掛起了。兩面旗掛在一起，那做了十年被面的五色旗奄奄地一些精神也沒有，交叉著撐開在那裏，擋住了後面的一些匾牌。

### 開幕

宋麟祥很舒泰地坐在寫字檯邊的轉椅上，搖着腿，左顧右盼，看看這殿堂裏還有什麼佈置得不周全，不時也摸摸短鬚向屏門背後望望。月娥坐在長檯邊的椅子上，呆呆地，不知在想些什麼。殿堂裏的光綫本來很暗，如今下午天還沒到要黑的時候，宋麟祥已經吩咐把一盞汽油燈點上了，故而殿堂上變成從未有過的光亮。人走過，壁上就映出很黑很深的影子來。一會兒，宋麟祥又站起身來，在地上踱來踱去，拍拍馬褂上的灰塵。

月娥（望望自己的手指）大爺！

宋麟祥 嚶，嚶，嚶。

月娥 等會日本人來了，我叫他們什麼呀？

宋麟祥 噢，叫大人，叫大人。

月娥 都叫大人麼？

宋麟祥 噯，不錯，都叫大人，都叫大人，沒錯兒的。

（他仍舊來往踱著，月娥抬起頭來望着他，隨又把一手撐頭靠在桌上。）

宋麟祥 你看，那豐田大人他偏要到這兒駐紮，我說到鎮公所去像樣些，他們日本人又不講究這個排場！他又一定要掛一面五色旗，你曉得麼？十年以前國民軍還沒有到這裏的時候，那時候是作興掛這個的，後來國民軍來了，大家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這五色旗就不許掛了；那時候，鎮公所裏有這末一面新的五色旗，擱在那兒不能用啦，我就拿了回來，做一條被面；這叫做「廢物利用」，本來是沒有用的廢物了，只是還可以利用做被面。現在呢，日本人一定要掛五色旗，噯，我又從被上拆了下來掛起來，這又叫做「廢物利用」。你懂不懂？

月娥 (深思地) 嗯。

宋麟祥 譬如說你能打仗了，大家又跑不了，大家也沒有閒心思來玩，所以我叫你來侍候侍候日本人，將來有個好處。這也叫做「廢物利用」……

月娥 呸！大爺，你在把我尋開心，我知道！你說我是「廢物利用」，日本人看見你閑着這末多年，找你出來做個什麼官兒，難道不也是「廢物利用」麼？

宋麟祥 噯，噯，胡說，胡說，真正豈有此理！不通不通，下次不許這樣胡說八道！

月娥 哎，大爺，你別生氣，我是說了玩的，我本來不懂什麼「廢物利用」。

宋麟祥 我告訴你，我為什麼十年以來不問鎮上的事？這叫做犯不着！我看不慣那些毛頭小夥子們的胡攪亂攪，那年國民軍進了城，縣黨部裏出了一批共產黨，一心就想造起反來，城裏的陳大老爺為什麼死的？還不是給他們逼死了的？這種時候啊，這些小夥子毛頭星，你沒法碰他，那還不如在家修心養晦，免得惹閑氣，這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現在日本人來了，還是海春那孩子有出息，他來找我，日本人說，這裏要

我來維持，不要讓土匪造反，他們是替我們趕走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革命黨都不是好東西，這幾年來我們也受夠了！雖然國民黨後來勸共了，現在却又併了家；我們還會有日子過麼？日本人一來，他就吩咐我要掛五色旗，我說現在天下是你們日本人的天下，五色旗不用掛了，他說，不一定要掛，他們是來日支親善的，日就是日本，支就是支那，就是我們中國，現在不是中國了，是支那，他們是來替我們親善的。現在是我出來的時候了！橫豎這些毛頭星革命黨全給日本人趕掉了，現在我再不出來又怎樣呢？我不幹難道還讓給別人幹麼？這也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

月娥 嚶，你老人家有這麼多道理我怎麼會懂呢？怪我胡說，你快不要生氣。

宋麟祥 小油嘴！（用手摸摸她的臉頰，她故意閃避過去。）算你會拍馬屁。我說，月娥，你要好好的侍候日本人，日本人歡喜了你，你也不要忘記我，我們還是自己人，自己人總比別人好。

月娥 哎喲，大爺，你又那麼說了；自然自己人總比別人好呀，要不是你大爺叫我來侍候，

我還來侍候日本人麼？

宋麟祥 不是這個意思，我叫你來侍候日本人，還是爲了你的好處，要不然，你不到這兒來，給什麼日本小兵拖了去的時候，那就說不上來了。現在這裏是官，當然要文明些，你多多巴結巴結，日本人歡喜你了，也就歡喜我了，你有好處，我也有好處，我們都是中國人，你懂麼？

月娥 我不曉得怎樣侍候好，我只曉得侍候男人，日本人是男人我就照侍候男人那樣侍候他，行不行呢？哎，大爺你今天夠忙了，讓我沏一杯茶給你喝。

（起來沏茶，一看茶壺裏是空的，又去供桌邊提來了水吊子。）

月娥 怎麼沒有茶葉啦，大爺，茶葉拿出來沖一壺喝喝。

宋麟祥 （仍舊去轉椅上坐下）不要，不要，等日本人來了再泡，我要告訴他請他嚐嚐我這好茶葉，預先泡好顯得不至誠了。

月娥 大爺，你安排得真好。

宋麟祥 是啊，你看，這兒是辦公桌，（站起來走到長檯邊）這兒可以開會，我等會要和日

本人在一起開會，（嚴肅起來）商量商量搜勦游擊隊的事情。

月娥 游擊隊不是退走了麼？

宋麟祥 是的，他們看見我領了日本兵來，便偷偷的溜走了，可是，我們要搜勦，斬草就得除根。

月娥 他們也是中國人呀！

宋麟祥 嚶，嚶，——不是，他們是和革命黨一樣可惡的，非斬盡殺絕不可！留得他們在，便是留禍害給自己。

月娥 噢，不用說了，又是我不懂，日本人怎麼還不來呢？

宋麟祥 他，那個豐田大人在後面水缸裏洗澡呢。

月娥 嘻，怎麼在水缸裏洗澡？

宋麟祥 是嘛？我打發人去浴鍋裏燒水，他說：不好，不好，這裏好，就脫了衣服往水缸裏一

跳。

月娥 嘻嘻嘻嘻。

宋麟祥 別笑，別笑，提防給他聽見了。

（裏面豐田大尉拖了一雙拖鞋出來，披一件浴衣，露出胸口的黑茸茸的胸毛。）

宋麟祥 噯，豐田大人，您洗澡洗好了？

豐田大尉 啊，好了，很好，很好。

宋麟祥 （向月娥）來，見見這位豐田大人，托托托托育達尙大人，（月娥先瞟一眼，上

前見禮。）這，這是我的小女，叫月娥。叫她來侍候，侍候大人。

豐田大尉 （顧視）啊，你的女兒很好，很好，很好，坐，我去換衣服。

（豐田大尉下。笠原卯之助從後面提一隻雞上。）

笠原卯之助 （四顧）怎麼沒有人？

宋麟祥 托托托育達尙洗好澡，上裏面換衣服去了。



笠原卯之助 啊，這個是什麼人？

宋麟祥 這是小女，叫月娥。是叫他來侍候托育達尙大人的。

笠原卯之助 啊，你有幾個女兒？替我找一個好不好？（狡笑）嘻，不要有毒的。

宋麟祥 不敢，不敢，小女祇此一人，確是小女。

笠原卯之助 好不好？好不好？

宋麟祥 委實不敢欺瞞。

笠原卯之助 好不好？好不好？

宋麟祥 （搔頭想了一想）噢，讓兄弟想法去物色一個，嚇，嚇，物色一個包你滿意的，包你

滿意的。

笠原卯之助 要好的，不要有毒的。

宋麟祥 包你滿意，包你沒有毒。

笠原卯之助 晚上啼哭的不要。

宋麟祥 不哭，不哭，決不哭。

笠原卯之助 （跑去摸摸月娥的面頰）這個很好，這個很好，你很好。

（宋海春上，手裏拿了七八把扇子，放在長檯上。）

月娥 （用手推開了笠原卯之助的手，同時却抓住了他的手。）你也很好。

笠原卯之助 （大樂）哈哈哈哈哈。

宋海春 噢，卡殺淮拉尙在此地，拿把搨搨風，麟祥叔也在此地，您好忙了；（遞扇子過去）

月娥，你也來了，很好，很好，搨搨風。（也遞一把過去）

笠原卯之助 （搨著風，一面看著月娥搨扇子。）好極了，好極了！

宋海春 這地方小，沒有什麼好招待的，等會殺幾個鷄吃晚飯，我家裏還有酒，等會也拿

來替您和托育達尙洗洗塵。

笠原卯之助 酒，好的，鷄，這裏有了；（他指指椅下提來的雞）一個這樣的！（指指月娥）

宋海春 有，有，都有。

宋麟祥 潮春，這位是？

宋海春 噢，這位是卡殺淮拉尙，漢文寫起來，便是笠原二字。

宋麟祥 (念) 卡殺淮拉尙大人。

宋海春 噯噯，尙就是大人。有了尙就不要大人了。卡殺淮拉尙是大日本軍豐田中隊的軍曹。

宋麟祥 噢，失敬！失敬！

宋海春 這位是家叔，宋麟祥，地方上的領袖，這次大日本軍到小地方來，家叔在盡招待之責，地方上都聽家叔的話的。

笠原卯之助 噢，失敬，失敬！

宋麟祥 請，請，舍姪一向多承照應。

笠原卯之助 請，請，剛才拜託的事，還請你多多費神。今天晚上，要

宋麟祥 敢不從命，敢不從命。

(豐田大尉換了一身很整齊的軍裝上。)

宋海春 托育達尙，(大家全回過身來，看豐田大尉，他走到豐田的背後，用扇子替他輕輕地搨着。)我剛從外面來，看見山本(Yamamoto)尙帶了一小隊出鎮去了。

笠原卯之助 他們大概是找女人去了，宋海春，你們找女人找得不多，還要找!

豐田大尉 不是，那是據支那眼線報告，鎮的附近還有支那游擊軍藏匿，我派他們去搜查的。

笠原卯之助 也許他們會搜到幾個女人。

豐田大尉 唔，卡殺淮拉尙，你和宋海春再出去跑一趟，趁太陽沒有落山，你們可以拍幾張照片，這事你們兩人幹最適當。記住：要用最親愛的言辭對老百姓講話，先送東西給他們，先要召集起他們，然後就送東西，然後就對他們講皇軍的恩德，然後再發米給他們；(回頭向宋麟祥)米已經預備了是不是?

宋麟祥 已經預備了，大人。

豐田大尉 好，發給他們，甯可等事情完了再拿回；趁他們微笑的時候替他們拍照，一定要把微笑拍進去。這些，幹緊洗幾份出來，一份要寄到軍部裏去；還有的便張貼在各處街頭上，好教大家看見皇軍的恩德，可以回來，不去跟着游擊隊跑。找女人的事，必須等撫慰完了才開始。

笠原卯之助 膠片之類，是不是會被支隊裏用完了呢？

豐田大尉 那不行，無論如何要找些出來，難道這是專爲了他們拍強姦女人的裸體照片的麼？

笠原卯之助 是了，是了。

豐田大尉 (向宋海春) 你要多找老百姓。

宋海春 正是，正是，我一定多找，我對他們說，大日本皇軍是來救苦救難的，他們一定很高興了。

豐田大尉 對了，你對他們說天皇陛下的恩德。你們走罷，快去。回來報告。

笠原卯之助 是了，是了。

（與宋海春同下。）

宋麟祥 月娥，你替他把香爐背後的茶葉包遞過來。我來沏杯好茶給托育達尚喝。  
月娥 爸，還是我來沏給大人喝罷。

（他們忙着提水吊，拿茶壺，月娥先把開水沖入茶壺裏了。）

宋麟祥 噯噯噯！還沒有放茶葉呢！

（他打開茶壺蓋，放進茶葉。）

豐田大尉 （懷疑地）你在茶裏放什麼東西？

宋麟祥 茶葉，大人。頂好的明前，真正龍井；杭州龍井的茶樹祇有二十棵，外面決沒有真龍井賣，我這兒的是自己去龍井時帶回來的，既香且嫩；大人你嚐嚐看，我知道日本也作興喝茶的。

豐田大尉 你倒掉！把茶壺洗洗乾淨，我不喝茶，喝燒開的開水。

宋麟祥 嚶，大人，你就喝一點，嚐一嚐。

豐田大尉 我不喝，你倒掉！

宋麟祥 噢，月娥，你拿去倒掉，洗洗乾淨！

（月娥微笑着去倒掉茶。）

豐田大尉 （儼然地）宋尙，宋先生，你今天夠忙了。辛苦麼？

宋麟祥 那裏，那裏！大日本皇軍光臨敝鎮，小弟理當略盡地主之誼，不過此地剛值戰後，游擊隊又來一騷擾，地方上的人也都跑光了；幸而皇軍來趕走游擊隊，地方上真是感激不盡，有用到小弟的地方，小弟敢不盡犬馬之勞！犬馬之勞！

豐田大尉 （疑慮）地方？什麼地方？

宋麟祥 喏，就是說我們這橫山鎮，這小地方，小地方。

豐田大尉 橫山鎮不好，地形很複雜，很不好；人也不好，有游擊隊。

宋麟祥 正是，不過游擊隊都是那些壞人當的，好人也有。多數的老百姓都是順民，他們

很久想有一位真龍出現，真命天子出來，嘍，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如今皇軍自天而降，老百姓看了，則油然而作雲，沛然下雨矣！（認真的搖頭擺腦）他們一定和小弟一樣感戴皇軍的恩德的。

（外面傳來遠遠的鑼鼓聲，兩人傾聽了一會。）

豐田大尉（岸然地）這次皇軍懲膺暴支，打仗，乃是爲了東亞的和平。日本和支那，是一家人；共產黨，是俄國人，不好；國民黨是英國人，也不好；日本人好，皇軍好！哈哈。

宋麟祥 正是，正是。

（鑼鼓聲。）

豐田大尉 我們皇軍，從這末遠到這裏來，打仗，大兵船，開砲，飛機，步兵衝鋒，坦克車，機關槍，人死了，很多，很多，很苦的路也難走，越走越難走，還要打仗，很苦的！爲什麼？爲了你們，是不是？你要告訴大家，皇軍打仗是爲了你們！所以你們也要爲皇軍多多服務，不曉得？皇軍要吃豬，要吃牛，沒有，只好殺狗吃，這是什麼道理？皇軍要女人，他們辛苦



了；祇有老太婆和女孩子，太小了，要哭要叫，這是什麼道理？女人到那裏去了？皇軍要女人，要好的，不要有毒的。

宋麟祥 嚶嚶，正是，正是。

豐田大尉 這些都是小事情。

宋麟祥 是，是，小弟應該效勞。

（鑼鼓聲鬆懈了一歇又緊敲了。）

豐田大尉 再說，游擊隊都是你們附近的人，我是知道的。爲什麼你們不知道誰當游擊隊，誰不當游擊隊呢？你要知道這些，好捉！也要派靠得住的人，去加入游擊隊，好調查知道他們的編制，聯絡，和隨時曉得他們的駐在地點。這樣，皇軍才好來撲滅游擊隊。現在你什麼也不曉得，就說鎮上有游擊隊，皇軍來了，却讓他們先知道皇軍來，逃走了！你們也不曉得他們逃到什麼地方去。這樣怎成呢？（兩隻手抖抖地）皇軍不會老駐在這地方，皇軍還要打仗，到別地方去打仗！

宋麟祥 是，是這裏的游擊隊，不完全是本地人，領頭的一個據說就不是本地人，是從前中國軍隊裏的政治工作人員，中國軍隊撤退了，不曉得怎樣，他給留下來了，他便領頭組織了游擊隊。

豐田大尉 (注意地) 嗯，你說下去。

(鑼鼓聲停了。)

宋麟祥 一些不安本分的窮人全跟他跑，祇要抓到了他，就好了。什麼都有辦法。游擊隊是望山裏退的，要追便要向山裏追。

豐田大尉 追？！山裏這裏這麼多山，這江南的小河道已經夠討厭了，這裏却又是山！你說望那個山裏退？

宋麟祥 嚶，大人何必這樣性急？休息幾天，這裏打發人去探聽探聽，再作道理。

豐田大尉 哼！游擊隊，皇軍有的是辦法，我自自辦法，不過，你應該當心了：民間不許有私槍，打獵的槍也不許，也不許有刀，中國的大刀不好，不許有！私藏槍刀的都不是好東

西！要當他游擊隊辦，一樣辦，槍斃，殺頭，活埋！有私藏鎗刀的要交出來，交出來的是好百姓，皇軍保護他，還要發槍給他們，編自衛團，好抵抗游擊隊。

宋麟祥 正是，正是，大人真個籌劃得遇到極了，真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月娥端了兩杯開水來。）

月娥 大人喝開水罷，這是燒開的開水。

豐田大尉 啊，好，好，開水好，好，謝謝你。（看她的手，抓住她。）啊，你的手很好，很好！

月娥 我粗手笨脚的，沒有你們日本女人的手好。

豐田大尉 唔，不，不，支那女人好，日本女人不好。哈哈。

月娥 日本女人好看，中國女人不好看。

豐田大尉 支那女人好看，你好看！

宋麟祥 讓小女陪大人坐坐，小弟出去看看，今天吩咐他們預備點酒，弄一點菜，小鎮上

實在弄不出什麼東西來，不過算是替大人洗洗塵。

(豐田大尉望望她，點了點頭，宋麟祥退。)

月娥 大人，你穿這多衣裳，還有長統靴子，不熱麼？

豐田大尉 不熱，不熱，(拾一把扇子，搖着。)

我們軍人不怕冷，也不怕熱，什麼也不怕。愛，你

幾歲了？

月娥 十八歲。

豐田大尉 啊，十八歲很好！很好！

月娥 大人，你喜歡中國女人麼？

豐田大尉 喜歡，喜歡，喜歡你過來坐坐。

(抓住月娥，月娥坐倒在他身上。)

豐田大尉 你怕我不怕？

月娥 不怕。

豐田大尉 喜歡我麼？

月娥 嗯。

豐田大尉 (大樂) 哈哈哈哈哈!

月娥 你喜歡日本女人還是中國女人?

豐田大尉 支那女人,我喜歡你。

月娥 嗯!真的?

豐田大尉 噯,我們軍人不作興撒謊。

月娥 噢,你不撒謊。

豐田大尉 天氣很熱,你把衣服脫掉。

月娥 噯,不好意思。大人,我知道你們日本女人梳很高很高的頭。

豐田大尉 你怎麼知道的,你會不會唱歌?

月娥 不會,不會。大人,日本女人爲什麼梳這麼高的頭呀?

豐田大尉 好看呀!唱一個歌,唱一個歌。

月娥 真的不會唱呀。

豐田大尉 唱，唱一個歌！

月娥 嚟喇，你真是好，我唱一個，大人，你也唱一個。

豐田大尉 你唱，唱一個好的。

月娥 你別笑我！（唱毛毛雨）

「毛毛雨，下個不停，

微微風，吹個不停；

微風，細雨，柳青青，

哎啲啲，柳青青。

小親親，不要你的金，

小親親，不要你的銀；

「奴奴，祇要你的心，

哎喲喲，你的——心。」

豐田大尉 (大樂) 好! 很好, 很好!

月娥 大人你也唱一個日本歌, 我聽。

豐田大尉 不好, 你唱, 再唱一個歌。

月娥 大人, 你唱一個軍歌。

豐田大尉 不好, 你會不會唱軍歌? 唱一個!

月娥 (站起, 她想起了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

豐田大尉 噯, 噯, 不要唱! 這個歌不好, 誰教你唱的? 八格!

月娥 (惶恐) 從前有學生到鎮上來教的，鎮上人都會唱這個歌。

豐田大尉 (盛怒) 不好，這個歌討厭，這是支那共產黨的歌，也是國民黨的歌！唱歌的人都要殺頭！不是好東西。

(突然有兩響鎗聲從遠處傳來，豐田大尉和月娥都吃了一驚，聽了一會，沒有動靜，慢慢又恢復了。)

月娥 噯，大人，我不懂得，你不要生氣！大人，外面是什麼？

豐田大尉 (若有所思) 沒有什麼。

月娥 大人，你唱一個罷。

豐田大尉 不！

月娥 你唱一個。

豐田大尉 我不是來唱歌給你聽的呀！

月娥 大人，你不是說你歡喜我麼？



豐田大尉 (振作精神) 噢，我來跳個舞給你看罷。

(豐田大尉起立，嘴裏哼的櫻花調，蹣跚起舞，兩臂交抱着，一脚伸前，一脚伸後地搖搖擺擺，扭扭捏捏，步子很不純熟。舞了一會，笠原卯之助和宋海春忽然進來。)

豐田大尉 (立刻停止他的舞踊) 呃，你們回來了？

笠原卯之助 好消息，我們捕獲兩名游擊隊！

豐田大尉 (並不十分重視似的) 噢！

宋海春 這次撫慰工作做得真好，連游擊隊也捉到了，現在我們可以審問，審問出一點端倪，就可以進剿，撲滅！

笠原卯之助 (得意非凡) 老百姓太相信我們了，嚶，支那人真是蠢豬！哈哈！

宋海春 蠢豬！真是蠢豬！

(豐田大尉望着他們點點頭，去轉椅上坐下，月娥現在已經胆大，去靠在椅上偎着。)

笠原卯之助 (向宋海春瞟一眼) 你說，你說下去。

宋海春 噢，卡殺淮拉尙安排得真好！他說，叫我去召集老百姓，他慢慢的拿東西來送他們。（要表示他的能幹）呃！我一想怎樣去召集他們攏來呢？他們看到我們是一定要害怕的。我就先把早上就預備好了的鑼鼓敲起來，就像是做戲的那樣的敲，敲了一會，有幾個孩子出來了，遠遠地攏着；我就告訴他們這裏要做戲了，快去找小朋友和爸爸媽媽一起來看，皇軍要做戲給他們看。

豐田大尉 （點頭）皇軍要做戲給他們看。

宋海春 一些小孩子一會兒聚了起來，有些大人要找小孩子回去，我就不許他們回去了。我說諸位街坊，皇軍愛護你們，你們不要害怕，請你們站下來看戲。於是，卡殺淮拉尙就上來演戲。

豐田大尉 演戲？

笠原卯之助 嚶，演戲，我舞蹈了一會。

宋海春 嚶，就像大人剛才跳的那樣。

月娥（笑起來）嘻嘻嘻！

宋海春 跳了一會，完了就拿東西送給他們，嚶，這些花布真好！鄉下人一見大家都歡喜，大家都笑嘻嘻地來接皇軍賞給他們的東西，我們一面也發米給他們，趁機會就拍照。

豐田大尉（滿意）唔，照也拍了。

宋海春 卡殺淮拉尙就一面替他們演說。

笠原卯之助 支那豬很狡猾，他們看見是我講話，不大肯相信。我還是讓宋海春講。支那豬！他們就相信宋海春的話。

宋海春 我對他們說，皇軍是來救老百姓的，中央軍怎樣怎樣不好，他們勾結共產黨，殺人放火的強盜，他們先要把你們的房子燒了，糧食搶起走，搶不走的也要燒，不管我們以後怎樣活。他們叫焦土抗戰。那些倭子兵到處姦淫搶掠，說的話全是騙人；我們吃的苦已經吃夠了！他們先教我們打共產黨，現在又教我們和共產黨一起去打日

本人又打不過皇軍，皇軍是真命天子打天下的軍隊，他們怎麼打得過呢？打不過就跑，把我們又丟下了，不管我們的死活！還要叫年青人去當游擊隊，做土匪；試想，中央軍還打不過皇軍，游擊隊怎麼打得過呢？不過叫年青人都死完，完全是糟蹋老百姓！皇軍來這裏救老百姓，也要保護老百姓，老百姓要曉得，救命的皇軍來了，要快些把槍交出來，不然，給皇軍抄到了是要槍斃的！游擊隊的全家都要殺乾淨，誰先把槍先交出來的有賞，知道游擊隊的地方報告給皇軍的有賞，就是游擊隊自己報告，但不辦他還要賞給他錢。

豐田大尉（點頭）唔。

宋海春 我說，皇軍來把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和中央軍殺光了，真龍出世，天下太平，我們就好過太平日子了。

豐田大尉 你說得很好，游擊隊呢？

宋海春 就在這時候哇，人羣裏面有兩口子鬧起來了，一個女的往外面跑，一個男的發

急地扯住她，她死掙着要跑。我去問什麼事了，那女人就跑下來說，她家裏有槍；那男人更急了，要溜，我們就捉他跑，卡殺淮拉尙就開了兩槍，打中了他的腿，他逃到一家人家去了，我們搜到了，哈，那家也是游擊隊的家，我們就一起捉來了。

豐田大尉 （點頭作嘉獎）很好。唔，現在在什麼地方？

笠原卯之助 交給那老頭子帶來了。哈，那些人都要跑，我把女人都給抓住了，二十幾個，老的，小的，都有，年青的也有，還拿着花布不肯放。哈哈哈哈哈！

豐田大尉 （也高興起來）很好，很好！哈哈哈哈哈！

笠原卯之助 哈哈哈哈哈！叫老頭子去找五十個女人，找來找去找不到，我一抓就是二十幾個。哈哈哈哈哈！

豐田大尉 游擊隊呢？把他們帶來，今晚立刻審問！晚上開會也不用開了，馬上帶來。

月娥 （躊躇）大人，我出去走一走。

豐田大尉 爲什麼？

月娥 街坊上的人認識我的，我不好意思。（嬌媚地）好不好？大人！

豐田大尉 唔，你去，你去。快叫老頭子帶來。快快！

（月娥下。宋海春剛要出去傳令，外面人聲雜沓，宋麟祥 and 日兵四人押宋阿發，盧金生上。宋阿發面色慘白，腿上全是血，後面宋孫氏拉着他的衣裳，哭喊着。）

宋孫氏 （哭）你們怎麼的呀！救命呀！你們放了他呀！你們怎麼的呀！

（兩日兵扯開了她，她跌倒在地上，哭叫。）

宋麟祥 嚶，大人，今天很好，（詔笑）捉了兩名游擊隊。

豐田大尉 唔，游擊隊！很好。你們叫什麼名字？（宋阿發和盧金生都不作聲，宋阿發的鎗傷痛

得受不住了，坐了下去；盧金生却還立着，兩眼骨楞楞的四面張望。豐田大尉把桌子一拍。）問

你們話聽見沒有？你們叫什麼名字？說呀！你（指盧金生）你叫什麼名字？說呀！你（指

宋阿發）你叫什麼名字？

宋孫氏 啊呀，大老爺，你饒了他，（哭着從地上爬過來）他叫阿發，宋阿發！他是我的丈夫！

大老爺，你饒了他！

日兵甲 去！（一脚把她踢倒）八格！

豐田大尉 你爲什麼不說話？你被皇軍捉了來，你爲什麼不說話？你這狡猾的支那豬，游

擊隊！你還想賴麼？

宋孫氏 （又爬起，向宋麟祥。）嚶，大爺。你做做好事，救命呀！阿發素來很好的，他從來不欠租，大爺。你也看看宋家的一條命根，做做好事呀！救救命呀，滾滾……大爺，做做好事呀！

日兵乙 八格！八格！（用腳踢她，再踩她。）

宋麟祥 （現在他也正襟岸然危坐，並且威風凜凜。）哼！誰叫他去當游擊隊的？渾賬！不曉得

安分守己，當游擊隊的都是殺壞！宋家不要這種不成器的子孫！你們對得起祖宗麼？

大老爺問你還不答話！殺壞！殺壞！殺壞！

宋孫氏 滾滾，大爺，可憐見我們一直替你種了這末多年的田，你救一救！救一救！

豐田大尉 啊，你說什麼時候加入游擊隊？游擊隊有多少人？現在在什麼地方？你說不說

要殺頭!

宋孫氏 (向宋海春) 啊呀, 大叔, 你說繳了槍就是好人, 現在我把槍繳出來, 你求求情,

放了他罷! 是你說的!

宋海春 (冷冷地) 現在不用你繳槍了。

笠原卯之助 不要哭, 誰叫他當游擊隊的?

宋孫氏 啊, 不行, 不行, 你們不能騙人!

日兵乙 去! (踢她) 八格耶路!

豐田大尉 快說! 你不說不行, 早說了好放你, 不說也要說; 再不說就要上刑具, 告訴你, 皇

軍是最文明不過的; 你說了才成, 等下把你倒過來, (做手勢) 你也要說。快說!

(兩人還是不響。笠原卯之助去宋阿發傷腿, 上踢一脚, 宋阿發狂叫一聲暈過去了。)

宋麟祥 渾賬, 真是目無王法, 殺坏! 非殺不可! 非殺不可!

宋孫氏 (大哭, 爬去伏在宋阿發身上, 搖撼着。) 阿發, 阿發, 阿發! 你就說了罷! 阿發, 你醒來呀,



啊！阿發，你怎麼醒來呀！阿發，阿發！（突然站起，宋阿發從她的手上滑下，却漸漸地醒了轉

來。）好！你們這班狼心狗肺的東西！天在頭上，朱仙菩薩會給你們報應的！你們騙人！

（哭）阿發好好的種田，從來沒有做過壞事，他當了游擊隊，他對我說，是爲的大家呀！我怕他打仗打死了，我相信了你們的鬼話，我告訴你們我要把阿發的槍繳出來，讓他們不要去打仗，等下又好種田過日子！（跳起來奔向宋海春）是你說的！（大呼）繳了槍就沒有罪！你這個喪良心的騙子！阿發恨你們是對的，阿發完了，讓我跟你們拚了命！

（宋海春驚走。日兵丙丁將她擒下。）

笠原卯之助 拖下去，編她到慰勞隊去！

宋阿發 （掙扎起來）放下她！我告訴你，我叫宋阿發，中國人，是中國的游擊隊！

豐田大尉 啊，很好，還有呢？

宋阿發 土地是我們的，我們不許你們踏上我們的土地！一天有一個游擊隊在此地，就

不許強盜站住，也就要教你們的血灑在我們田裏！

宋麟祥 渾賬！真正豈有此理！你造反麼？說出來，是誰教你說這一套的？

宋阿發 我恨你們，你是漢奸！你渾蛋！你不要臉，不要臉的好賊！看你們捉了我們怎樣？我

們有千千萬萬，我們不做亡國奴，我們用血來守衛自己的土地，也要教你們死！有一

天，……中華民國萬歲！

豐田大尉（繃眉）好好，看是誰死你呢？（向盧金生）你說！

盧金生 我是游擊隊。

豐田大尉（大聲）什麼時候加入的？

盧金生（鎮靜）日本鬼子侵佔到我們的土地上時加入的。

（豐田大尉搖頭，外面忽然誼譁吵鬧起來。）

豐田大尉（停下來聽）什麼？你出去看看，什麼事回來報告。

笠原卯之助（應）是（下）

豐田大尉 (和竊地) 你們的頭子是什麼人?

盧金生 我爲什麼要講給你聽?

豐田大尉 什麼?我問你的話你就要講!

(笠原卯之助上。)

笠原卯之助 外面一個老頭子,說是他的兒子抓在這裏要衝進來;趕他走,給打傷了。

豐田大尉 (忽然有了辦法) 好,帶進來。

(日兵丙丁下,帶盧長源上。)

盧長源 (抖抖地,一眼瞥見盧金生) 啊,金生!怎麼了?怎麼了?(跪下) 大老爺,我的兒子

是好人,你放了他。

豐田大尉 哼,是好人!他自己已經招供了,你還說你的兒子是好人!人格狡猾的支那豬!

盧長源 怎麼?你已經招供了,金生啊,不不不,他是好人!

盧金生 對的,爸,你別難過,我是好人,我是游擊隊員。

盧長源 你不能這樣說的，金生，你跪下來求求大老爺，你說你改過了，你一定改好，求大老爺開恩！

宋麟祥（聲色俱厲）好，長源，你在這裏，你看看你家金生做的好事！給皇軍抓來了，還

這樣囑強！要不要殺頭槍斃？

豐田大尉（急躁，但故作鎮定）告訴你們，皇軍佔領的地方，不容許有游擊隊騷擾不清，

皇軍一定要消滅游擊隊，難道支那正規軍也給驅逐了，還愁游擊隊不消滅麼？一定要消滅！你們是聽了壞人的話，他們叫你們去送死，你們應該把他們在什麼地方說出來，就可以放你們。快說！老頭子，你也是游擊隊？

盧長源（慌張）不是，不是，我是在街上做手藝的，宋大爺都認識我，鎮上人都認識我，

叫我老竹匠，我的兒子也是竹匠。大老爺放了他，他是好人，他決不再當游擊隊。

豐田大尉 你不是游擊隊，你的兒子怎麼會做游擊隊？

盧長源 啊，啊，我不是，我不是游擊隊！我的兒子也是好人！

豐田大尉 (焦燥) 哼! (拍桌) 八格支那豬沒有一個不狡猾,非用刑不可,非用刑不

可! (拍桌) 快說,游擊隊在那裏?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盧金生 (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哈!

笠原卯之助 (呼的抽出一條鞭子) 啊,你說,你說!

豐田大尉 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宋阿發 (掙扎起來) 游擊隊在此地!老子是游擊隊,中國人都是游擊隊!要把你們趕

出我們的地方!

豐田大尉 (發怒) 啊,八格! (拍桌,站起) 打他!

(笠原卯之助揮鞭打宋阿發,宋孫氏大哭,用身子去遮蔽他,被笠原卯之助一脚踢開了,打着。宋

阿發起初沒有聲音,後來大罵。)

宋阿發 好,你打,打死我罷!看你們打死我一個,我要殺死你們所有的,游擊隊要殺得你

們所有的!總有一天人們要替我報仇的!

笠原卯之助（更用力的抽）好，你說！你說出來，游擊隊在那裏？

宋阿發（大呼）游擊隊在橫山鎮，在你們的身邊！要殺死你！

豐田大尉（用手止住笠原卯之助）好，你說在橫山鎮，在橫山鎮的那裏？

宋阿發 放屁！到處都是游擊隊，要收拾你們日本鬼子！趕你們回去！

豐田大尉 唔！（招日兵）來，上刑！

（日兵丙丁退，去擄來一架梯子，手裏帶着一網麻繩；還有兩個小壺。把梯平放在地上，就來掀翻了宋阿發，宋阿發掙扎着，創痛教他呼叫；然而終於是便撒住了，用麻繩網在梯上，豎起靠在神龕旁。）

豐田大尉（立起，走近他）啊，現在你說出來！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宋阿發不作聲，精神萎頓。）

宋孫氏（哭）啊，阿發阿發！

豐田大尉 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馬上放你下來，讓你回去，還給你錢！快說！

(宋阿發仍不做聲，兩眼睜開，睜睜怒視。)

豐田大尉 (走開) 好，倒過來！

(日兵兩名走上，把梯倒轉，宋阿發便上下顛倒地懸空着。)

豐田大尉 你說，游擊隊在那裏，你說！

(宋阿發咬緊牙關不響，顯然，他的血液倒流，他的臉和整個頸頰子都漲紅了。宋孫氏大哭，掙脫了撲上來，又被日本兵拖住了；她咬他的手，但被摔倒在地上。)

宋麟祥 快說啊！快說！

(宋阿發仍舊不響。)

豐田大尉 (震怒) 灌他！

(日兵丙拿起小壺來灌他的鼻孔，宋阿發將頭亂搖，被日兵丁揪住了，終於灌了下去；宋阿發大聲噙着。)

豐田大尉 啊，把他豎起來！(兩日兵把他倒過來) 你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宋海春 (拾起一把扇子來遞給豐田大尉) 大人,太熱了,搨搨風。

(宋阿發萎頓地抬着眼望着,仍不作聲。)

豐田大尉 你說八格耶路!

宋阿發 (掙扎着大呼)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豐田大尉 (怒) 再灌!灌辣椒水,灌火油!

宋孫氏 啊,大老爺,不要灌了,我說,我說,我代他說!我求求你,做做好事!

豐田大尉 (坐下) 好,你說!

宋孫氏 (大哭) 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喲!

豐田大尉 (拍桌) 灌灌!

(宋阿發又被倒過來,再灌。預回,宋阿發更苦痛地噙着,四肢痙攣着。)

豐田大尉 (搨着扇子) 你說!游擊隊在什麼地方,再不說,我用炭火來烤乾你!預備炭火!

(日兵一名下) 你說,你說!



(宋阿發垂頭不語，極萎頓。宋孫氏又趕上前抱住了他。)

宋孫氏 (哭) 阿發我害了你！你說了罷，你說了罷！你不能再吃苦！

盧長源 (激昂) 不，阿發老婆，你不能勸他說！他已經完了，他是個好漢子。拚了一命還

怕什麼呢？

宋孫氏 嗚嗚嗚嗚嗚！

豐田大尉 啊，你這個老頭子好，你看我把你也吊起來，你的兒子也吊起來，非說不可的！  
沒有完的說了才完！

盧長源 我是有年紀的人了，沒有什麼可怕的，死的人也多了，隨便被你們殺死，也不少  
了我們兩個！

豐田大尉 好，我收拾你們！反抗皇軍的一個個都要收拾的！非說不可你說！

(日兵提炭爐上，融融的炭火剛搨紅，黑的炭還在畢剝地爆着。)

笠原卯之助 啊，好極了！這是皇軍的火，你看這樣紅！你們誰要不說，哼，哼，哼！

豐田大尉 (走向宋阿發) 你還等什麼你說! 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宋阿發望着火, 仍不語) 好, 烤他!

宋孫氏 (狂叫一聲昏倒)

笠原卯之助 (突然跑過去就豐田大尉耳語, 豐田大尉搓手點頭。) 好, 把她拖下去! 醒了編入慰勞隊!

(日兵拖宋孫氏下, 大家望着她。)

豐田大尉 宋尙!

宋麟祥 嚶嚶嚶, 大人!

豐田大尉 爲什麼他們不肯招供?

宋麟祥 正是, 這都是惡棍, 都要槍斃!

豐田大尉 不, 一定要叫他們說, 你一定要叫他們說!

宋麟祥 是是是, 大人!

(豐田大尉和笠原卯之助退。)

宋麟祥 (來往的踱步着) 我真不懂,你們給什麼迷了心!性命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好像這日子就祇有今天,沒有明天;今天你們死了,明天別人也要過日子呀!真是渾賬!你們是跟我過不去了!海春!

宋海春 噯,麟祥叔。

宋麟祥 我說我們也要把阿發他老婆救一救,編在慰勞隊裏也怪可憐的!我們都是中國人,噯噯,救一個算一個。

宋海春 不過,編進了慰勞隊的也就沒有法子了,從來就沒有女人會在慰勞隊裏活着出來的。真也作孽!

宋麟祥 我看你還是先去討討情,教慢些編進慰勞隊,等會事情有了解決的辦法,好放他們走。

宋海春 是了!(下)

宋麟祥（踱步）阿發，你是我的自己人，我不能讓你這樣的。你要曉得，我們以後還要

過日子，我們要活！不然，我爲什麼要出來問事呢？都是爲了大家啊！你要曉得，上有天神，下有王法，日本人也是人，況且他們是來替我們趕走禍國殃民的國民黨和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等戰局平定了，四海之內，莫非王土，我們也可以安居樂業，男守其耕，女守其織了，這太平日子不好過，難道要去當游擊隊送死麼？我看你還是把游擊隊在什麼地方說出來，讓我在他們面前說說，你也總落得有些好處。阿發，是不是？

宋阿發（微弱，然而有力地）謝謝你，你是漢奸，我恨你！我不像你那樣不要臉。我們的隊長的話是對的，我們不但要打日本軍，我們還要打漢奸！因爲他們幫着日本人賣國，比日本人還要兇狠。日本兵還是被軍閥欺騙了的，而漢奸生就的就沒有良心！

宋麟祥（愠怒）渾賬東西！你作死！就讓你死！你看看這爐子，多看一會！金生，你不要像他那樣，你是聰明的，我一直就很歡喜你。你說出來，這裏沒有旁的人，誰也不知道是你報告的。阿發的苦頭是他自己討吃的，你不像他那樣蠢！我知道你，你熟識山裏的

路徑，皇軍會重用你的。

盧金生（鎮靜，漠然。）大爺，我也是作死的。

（外面忽然喧譁，有鎗聲。）

宋麟祥（呆怔了一會）好，（厲色）你們沒有救，一定要死！一定要死！

盧金生 對了，我們死了，是有人來替我們報仇的！你也要死！

宋麟祥（怒）啊！渾賬！（拍桌）渾賬！

（豐田大尉和笠原卯之助突上，是被外面的鎗聲和擾亂招來的。）

豐田大尉 什麼事？去看看！

（日兵一名下少頃，日兵數名押李超遠上。李超遠喘著氣，而衣領也被扭著，像是剛才奔跑過的樣子，很狼狽，可是一進來又立直了。）

日兵戊 報告！又捉了一名游擊隊。

豐田大尉 好好，游擊隊？支那有這許多游擊隊！好好！在那兒捉到的？

日兵戊 在街上，就在那原先捉來的游擊隊的家的附近。

宋阿發 (回頭瞥見李超遠，驚叫) 啊，隊長！

豐田大尉 (驚喜) 啊，隊長？(點頭) 唔，哈哈哈哈哈！

李超遠 噯，宋阿發，盧金生！你們也在這裏？

盧金生 (微現頹喪) 是的，隊長！

豐田大尉 啊，隊長？很好，很好！(得意的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笑聲裏燈光轉暗了。)

——幕落——

## 第二幕

### 時間

第一幕的後兩天，李超遠和宋阿發盧金生的羈囚也已經一天多了。上午，豐田大尉和笠原卯之助會商辦法，游擊隊死不肯招，沒有辦法好想。要進剿，又摸不着游擊隊在什麼地方；弄得不好，反受游擊隊的襲擊。皇軍還要開到別處去作戰，不能長留在鎮上。想來想去，於是新辦法產生了；設法收編。這是笠原卯之助的計議。

### 地點

仍舊是那個朱仙廟，仍舊是那個殿堂。

### 人物

豐田大尉

宋麟祥

宋海春

笠原卯之助

李超遠

宋阿發

盧金生

富美子——隨營妓女，年約二十上下。裝高髻，臉上塗着厚厚的一層白粉，就白得像白璧一樣，眼的周圍抹上淡淡的胭脂，但却蓋不住胭脂下的一層眼圈上的青影，兩眼是失神的，就像許久的夜晚沒有好好的睡眠，塗得鮮紅的嘴唇的輪廓非常呆板，就像圖案畫中的唇角似的，唇脂外還露出原來較大的嘴形來。她的面貌整個的也是平板的，沒有表情，就像一些日本紙扇上的美人畫那樣。她原是在上海的日僑的女兒，父親經營一爿小小的舊書和低級流行讀物的書舖，她也在上海受過女子學校的教育。返國是戰後的事，哥哥先被徵入伍了，不久父親便病歿，她也以慰問隊出征，結果這伶仃的身子却淪為編號的隨營妓女。她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她是能理解的，但她是一個日本教育下的女子，她也不能不茫然領受眼前的痛苦。悲哀



麼？她不敢想起，家中除了母親，再祇有一個小妹妹，而哥哥的生死也是不可知的。她也隨着戰事流轉在一處處中國的殘破的地方，她懂得中國話，雖然呆笨些，然而豐田部隊裏有時她還有點別的用處。

日本兵數人——甲，乙，丙，丁……

游擊隊數人——甲，乙，丙，丁……

### 背景

雖然仍舊是那個殿堂，然而佈置已有了更動，所以也煥然改觀了。不像前幾日那樣的一副慌亂氣象。上面還是那具神龕，陰森森的莊嚴依舊籠罩着，雖然搬走了許多雜物，殿堂顯得空朗了許多，然而那也愈顯得不調和而礙眼。搬走的東西裏，最顯著的是那張寫字檯和轉椅，因為豐田大尉已經用不著再在這殿堂裏辦公了，他已經闢了旁邊的一間耳房做辦公室，（那上面還掛着一張門帘。）機要的軍事籌劃本來就不宜在這裏的，這原是宋麟祥匆忙中佈置的錯誤。那三張八仙桌拚起的長檯現在是移放在中間了，長檯中央還放上一隻玻璃質的花瓶，插兩枝盛開的荷花，裏面小小的蓮蓬已經結成了，所以花瓣也有些謝落下來。凳子已換過一批，比較整齊結實，

兩旁還新添了些茶几靠椅，對稱的排列着。還有一隻坐榻，鑲着玻璃鏡的，則緊靠着神龕，代替了原來的香案供桌。這些傢俱雖已整齊得多，然而顏色新舊不一，想是從不同的人家裏搬出來的。室內光線也亮爽些了，看來現在這殿堂像做了豐田大尉辦公室的外間的一間客室。

幕開

舞台空朗朗的沒有一個人，宋麟祥從後面出來，張望了一下，看看沒有人，便走去耳房那邊，揭起門帘望望；門帘裏探出一個日本兵的頭來，宋麟祥連忙打拱作揖，表示沒有事，不用進去。他開始在來往踱步着，在思量着什麼事情。宋海春也從後面出來了，看見宋麟祥已在，便站定了；宋麟祥還踱過去，踱回來一抬頭才看見宋海春已站在那裏。

宋麟祥 噢，你來了？

宋海春 來了。

宋麟祥 這事情怎麼樣？

宋海春 還沒有什麼消息。（說完想走向耳房裏去）

宋麟祥 (搖手) 不不不, 托育達尙不在裏邊。嚶, 我問你, 那裏面的東洋婆子是做什麼的?

宋海春 (止之) 噓! 別讓她聽見了, 她懂得中國話。

(宋麟祥連忙回頭望一下門帘。)

宋海春 你知道托育達尙在什麼地方麼?

宋麟祥 怎麼? 有那麼他大概在月娥那裏。

宋海春 卡殺淮拉呢?

宋麟祥 他, 他, 他也不在裏邊, 怎麼, 有什麼事?

宋海春 那麼, 李超遠呢?

宋麟祥 也沒有啊, 什麼事?

宋海春 (猶疑地) 沒什麼事, 不曉得他們在什麼地方!

宋麟祥 怎麼, 你連我也不告訴麼?

宋海春 是沒有什麼。不過，你知道，他們現在是在講收編，皇軍要離開這地方，卡殺淮拉說，游擊隊勦不了，還是收編好。皇軍本來也不怎麼夠分配，收編以後，就可以用游擊隊對付游擊隊，再不要消滅他們也容易。看樣子他們談得有點入港了。

宋麟祥 這怎麼成呢？這怎麼成呢？那李超遠這小子？

宋海春 這倒沒有什麼，橫豎只要幹得過去，要消滅李超遠還不容易？卡殺淮拉他很得意，說不定皇軍自己還要派人進游擊隊，說不定就是卡殺淮拉自己。游擊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祇要供給他們一點子彈槍，也許給點機關槍大砲也說不定，那要看游擊隊收編的情形了。餉呢，橫豎是就地徵發。我不懂李超遠是怎麼個傢伙？我不懂。

宋麟祥 有什麼不懂的，這樣一來跟我們過不去，我們不完了！

宋海春 不會的，不會的，皇軍不會丟開我們，我曾經在托育達尙面前那樣地推薦過你，說沒有你鎮上的事決定幹不了！他們也不會相信李超遠，將來還不是李超遠的部隊要在你下面管轄？

宋麟祥 唉唉，非我屬類，其心必異！

宋海春 那是沒有辦法的，人家皇軍要那樣做，我們就得聽他們使喚。不過呢，我們從中好好的幹，總得撈得有點好處。李超遠那傢伙日本人一定不會相信他的，啾個縫兒我們便收拾他！不過麟祥叔，事情總也得要小心些，日本人的事不好幹，說不定一下子變了臉；到日本人走了便好了。

宋麟祥 日本人走了更不好，他們有槍，我們沒有槍，這事不好辦。

宋海春 那末你就跟他們聯絡聯絡。

宋麟祥 聯絡也不好，人家不肯聯絡的！我看，乾脆就讓他收編不成功。你看？

宋海春 那自然是好的，不過，還得想想。

宋麟祥 （低聲）你知道那東洋婆子是做什麼的？

宋海春 沒有什麼。她是個隨營妓女，從前在中國長大的，也念過書，懂得中國話，托育達，尚常用她來聯絡幾個中國人的。

宋麟祥 那，那，那他是聯絡李超遠的了。

宋海春 是這樣罷。

宋麟祥 那不是李超遠昨天就有答應的意思了麼？

宋海春 噯，日本人不會放心的，他好叫她看住李超遠，脫不了身。

（豐田大尉上，後而跟着笠原卯之助，豐田大尉一進來看見宋麟祥已經在此地，表示很滿意的樣子。）

宋麟祥 噯，您早，托育達尙，卡殺淮拉尙！

豐田大尉 早？噯，早！早！早！

笠原卯之助 （瞟宋海春一眼）宋海春有什麼事沒有？

宋海春 （詔笑）沒什麼事，我來看看有什麼事，來聽您吩咐的。

豐田大尉 盧金生來過了麼？

宋海春 聽說來過了。

豐田大尉 (震動) 怎麼來過了, 怎麼聽說, 怎麼不來見我?

宋海春 他是來回報給李超遠的。馬上又走了, 我聽見那看守李超遠的松本 (Matsu) (〇〇) 講的。他一早剛天亮就回來了, 馬上就走, 說是還要回來的。

笠原卯之助 (想了一想) 還要回來好的。大概有九成半了。(搓手得意) 他父親呢?  
宋海春 還看押在那兒。

笠原卯之助 (頗有點躊躇滿志地) 很好, 很好。

豐田大尉 快去把李超遠提來。要對他客氣些。快快!

宋海春 是是, 我知道。

笠原卯之助 不! 不! 不! 不要提他, 我看還是讓他自己來, 看他來的遲早, 我們好看他的神色, 便曉得他的誠意有多大。(豐田大尉點頭首肯) 他一定要來的, 我們等他。

宋麟祥 (惶恐) 盧金生放回去了麼?

笠原卯之助 嗯, 你還不知道? 放他回去, 是昨天半夜裏李超遠派他回去跟游擊隊裏弄

好的。收編快成功了！

宋麟祥 收編？噢，好極了！好極了！這真是化干戈爲玉帛，好極了！

笠原卯之助 游擊隊會效忠皇軍，當然是很好的。

宋麟祥 這計策只有你老人家想得再好沒有，再好沒有！從此地方安泰，萬民康樂，我真代表全鎮的小民感恩不盡！不過，有一件事却要當心，這盧金生是個壞東西，平常我就很知道他，他在鎮上做竹匠的時候，就有他那副靈快手腳，一個不留神連大水缸也被他搬到門外去！再呢，心眼兒也靈活，鎮上人被他騙了上了當也還是當他開玩笑的。這個人真要當心他。

笠原卯之助 （不聽）不！我知道，這個人還有點用處，好就在他心眼兒活，不然像那另外一個蠢牛那樣還幹得了事麼？就有他還能幹得。我本來要派人跟他同去，他說跟他同去不好，因爲那樣，他回去反而不好說話。我就答應他。哈哈！我却另外派人遠遠地跟着他，連他也不知道。我已接到報告，他跑的幾個地方我全知道了，不怕他



玩什麼花樣，皇軍現在要殲滅游擊隊就可以一鼓殲滅。

宋麟祥（因利就便）好極了！好極了！這真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佩服！佩服！這是對的！游擊隊必須殲滅，一個也不能留！養虎是要貽患的！這些游擊隊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決不是真心投降。就再說那個李超遠，他原來就是軍隊裏留下的，他是共產黨，不然也是國民黨，是堅強的抗日分子，這裏本來沒有游擊隊，游擊隊就是他來組織起來的。他手下還有一批人，有的是共產黨，有的是國民黨。此地的農民都像相信菩薩那末相信他，爲他死了也情願。斬草必定要除根！這是中國的古話，不然，縱然或者可以苟安一時，然而，後患還是無窮的啊！

笠原卯之助（先點頭，一會兒，又微笑）不錯，不錯，你也說得很有道理，不過你要曉得，支那人的性格我懂得很清楚，支那人是最懂得權衡利害的。兩條路在他面前，他一定揀容易走的路和走了有好處的路走。現在，游擊隊沒有接濟，到處替皇軍搗亂，又要被皇軍勦殺，現在皇軍給接濟給他，他們一樣仍舊可以當游擊隊，有什麼不好呢？並

且，皇軍要收編他們，皇軍當然有方法處置他們。這倒用不着你擔心。

宋麟祥 嚶嚶嚶，我不過這樣說說。不過，李超遠那傢伙是實在要當心的！

笠原卯之助 呵呵呵！宋麟祥，你說的不錯。我知道的。我自自辦法處置李超遠的。你去罷，你去預備一下，教鎮上限定明天開市，不然皇軍就要沒收貨物了。快快，貼出佈告去，有現成的拿去貼，還要快預備貼公佈收編游擊隊的佈告了。

宋麟祥 是是是。（下）

笠原卯之助 （大笑）哈哈，宋海春你去看李超遠在那兒怎麼樣？不要驚動他，看他有什麼不對的要來報告！

宋海春 是。（下）

豐田大尉 （點頭）你的中國話說得真不錯！很好。

笠原卯之助 過獎過獎，你說得好！

豐田大尉 （搓手）嚶，我們來這兒已經三天了。

笠原卯之助 是的，不是很快麼？

豐田大尉 很快！不錯，不過也夠麻煩，我看打仗容易，打勝仗就不容易，打了勝仗要平定地方才更不容易！我們在上海打仗吃了苦，現在却更苦，游擊隊的襲擊比到陣地戰更麻煩，打陣地戰我們曉得色當戰，迂迴，中央突破，現在呢？我們不知道敵人在什麼地方，隨時要受他們攻擊，當我們調整了隊伍再去搜索進剿時，游擊隊又不知到那兒去了！這才夠見鬼！然而一不留神，正在你怕他要來的時候偏偏他就果然來，傷腦筋就傷在這地方。

笠原卯之助 那些有什麼討厭呢？這些不過是一些流匪，流匪總是這樣的。正規軍我們都戰勝了，還怕流匪麼？

豐田大尉 對游擊隊和對正規軍的戰略運用顯然是不同的。我們皇軍受的訓練都是堂堂之陣，我們在士官學校的課程注重在大陸戰術，新兵器運用，色當戰略的運用。對於游擊戰，不過說應該機敏地應付，撲滅他的巢穴；然而，怎樣才算機敏呢？我們知

道敵人的砲火在什麼地方。我們知道用排炮去擊毀敵人的工事。再逼緊轟擊，敵人的主力便潰了。飛機的策應和瓦斯的施放是最佳妙的進攻方法。平時，我們決不怕敵人的砲火，然而我們怕流彈，砲火我們是可以機敏地去應付的，然而，對流彈我們怎樣去機敏應付呢？巢穴，我們現在已撲到游擊隊的巢穴裏來了，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笠原卯之助 怎麼沒有辦法收編不是最好的辦法麼？

豐田大尉 不錯，收編。不過游擊隊不能讓你統統收編呀，收編了這裏的，別地方的新的又起來了，一個不留神，又是飛一顆冷彈！

笠原卯之助 噯，大尉，我倒看不出你今天也悲觀起來！

豐田大尉 胡說！怎麼我悲觀？

笠原卯之助 我是說，我是說你看到游擊隊麻煩了。

豐田大尉（正色）卡殺淮拉君，請你說話思索一下！

笠原卯之助 噢噢，我失言了。

豐田大尉 我們皇軍出征，沒有一個不是不預備著一死報國的！

笠原卯之助 正是，正是。這就是我們的戰事節節勝利的原因！

豐田大尉 然而，你也不能以為我們皇軍就沒有遭逢過困難。而這些困難，我們必須用全力來克服它。

笠原卯之助 正是，正是。所以這樣，我們皇軍才是必勝的！

豐田大尉 對了！

笠原卯之助 我們自從出征以來，已經取了蕪湖，攻下了南京，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肅清

游擊隊，一步步來，肅清了這裏的再肅清那裏的，總有一天被我們完全肅清的日子！

豐田大尉 不過你也不要太樂觀，滿洲國的游擊隊到現在還沒有肅清哪！

笠原卯之助 哼！瞧着罷，假如沒有現在的戰事，滿洲的游擊隊會有現在那末多麼？我以為游擊隊是一點也不用愁的，游擊隊之所以容易消滅，就是因為中國的游擊隊根

本都是沒有統率的，東一個游擊隊，西一個游擊隊，看似乎教人覺得可怕，然而，我們還是要消滅他，這就在他們自己不好，誰叫他們不自己聯絡起來？中國人抓了幾幹槍就是勢力，誰也不要想併得了誰，從前的軍閥是這樣，現在的游擊隊也是這樣，貪小利，不顧大局，我們給他們一點好處，讓他們自己去收拾好了。

豐田大尉（色喜）呵呵！

笠原卯之助 嚇嚇嚇……

豐田大尉 怎麼那李超遠還不來呢？

笠原卯之助 會來的，馬上會來的。再不來我們去提他他也要來的。

（豐田大尉走去揭起那耳房的門帘，探頭進去，很高興的踏進去了。門帘垂下。月娥從後面輕輕出來，笠原卯之助沒有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月娥（走到笠原卯之助身後）嘻嘻嘻嘻。

笠原卯之助（一驚）什麼？你什麼時候來的？

月娥 你不知道麼？

笠原卯之助 (把手搭在她肩上，玩笑地。) 我不知道我知道不知道。

月娥 (閃脫) 嚶，(看看門帘，掠掠髮角。) 托育達大人呢？

笠原卯之助 爲什麼托育達大人？我們都是日本人，都是一樣的。

月娥 嚶，嚶，我問你一句話好不好？

笠原卯之助 你問，可以回答的我總回答你。

月娥 我問你，你們是不是要走呢？

笠原卯之助 誰對你說的？

月娥 大人自己對我說的。是不是？

笠原卯之助 嚶，你說，(輕聲) 我和大人，他好還是我好？

月娥 你說，他好還是你好？

笠原卯之助 (點頭) 啊啊，支那女人，壞東西！

月娥 噯，你們日本女人好！梳高頭，穿花衣服，真好看！

笠原卯之助 你也穿花衣服好了。

月娥 不，我才不穿！說正經話，你們真的要走了麼？

笠原卯之助 怎麼？你捨不得麼？

月娥 噯，真是！你告訴我！

笠原卯之助 你問了做什麼？

月娥 我怕，怕你們走。

笠原卯之助 怕什麼？

月娥 怕你們走了啊，游擊隊來殺我們。

笠原卯之助 哈哈，別怕，別怕！不會的。

月娥 怎麼不怕呢？你們一走他們又來了。

笠原卯之助 不會的，不會的。你別怕。



月娥 哎喲，那些游擊隊真壞，他們今天一樣明天又一樣，真是鬼計多端，你們要收編……

笠原卯之助 什麼！誰告訴你要收編？

月娥 （吃了一驚） 大人告訴我的。

笠原卯之助 唔，他告訴你的！你說，怎麼樣？你說！

月娥 游擊隊都是壞東西！他們一來，我們便沒有命了。他們恨日本人，所以也恨我們。我怕！

笠原卯之助 噢，不要怕，游擊隊一收編，就變成日本人的游擊隊了，他們要保護地方，要和別的游擊隊打仗了。你們還是好好的。

月娥 嗯，我不信。

笠原卯之助 你不信什麼？

月娥 我不信游擊隊會變日本人的，你才不要相信他們！你以為人會變麼？他們拿了你

們的槍，還要和你們打，那你們才上了當哩！

笠原卯之助 誰對你說的？誰對你說的？

月娥 我知道。

笠原卯之助 你怎麼知道的？

月娥 我自然知道呀！

笠原卯之助 不，你說，你怎麼知道，一定要說！你說！

月娥 （無奈）告訴你罷，我爸說的。

笠原卯之助 （惱怒）你爸是個老混蛋！

月娥 （不在乎此）呀！（披披嘴唇）

（她走過去，走到耳房那邊，伸手要揭門帘。）

笠原卯之助 （阻止）哎！你怎麼亂走亂跑，這裏是可以給你亂走的麼？快回去！回到你

的房裏去。去去！（揮手）

月娥（被阻的悒悒，然而無奈，她解嘲地。）哎喲，我知道了！

（月娥訕訕地下。笠原卯之助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跟蹤而去，然而幾步後又停了。他開始奮一奮精神，走向耳房，進去了。空場片刻。宋海春和李超遠上。後面還跟着幾名日兵，到入口便站住了，雖然不像是押解者，然而那確是執行着押解的任務的。）

宋海春（向李超遠）你在這裏等一等，我裏面去報告。

（李超遠停步不語。宋海春掀帘入。李超遠舉目四望，立刻裏面有聲音；豐田大尉，笠原卯之助，宋海春上。）

豐田大尉（岸然地）噢，李隊長，你早！你來了？請坐！請坐！

李超遠（也岸然地）你早！豐田隊長，請坐，請坐。原來是應該我招待你的。

豐田大尉 爲什麼？

李超遠 地主之誼！

豐田大尉 噢，噢，不要客氣！我們都是軍人，現在應該是我招待你的！請坐！

(兩人就木榻坐下，而笠原卯之助和宋海春也坐在長檯旁。大家都面向着李超遠。)

豐田大尉 (十分裝模作樣地) 噢，昨晚過夜好麼？

李超遠 很好。我雖是北方人，可是常在中國的許多地方跑來跑去，在這裏生活也過得很慣。

豐田大尉 很好，很好。支那的地方很好，就是這兩天天氣太熱些，氣候不好。

李超遠 中國的土地廣大，此地還靠近海洋，再裏面便完全是大陸性氣候了。日本軍過不慣這裏的氣候的罷？

豐田大尉 不，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皇軍什麼地方都去得。

(富美子從耳房裏揭帘出來，手裏托着一盤茶具，很謹慎地放在桌上，然後倒滿了一杯，奉給李超遠。)

富美子 請用茶！

李超遠 (微笑) 噢，謝謝你！

富美子 (鞠躬) 不客氣!

(她走回去,又倒茶給各人,然後拖一張椅子來李超遠旁坐下。)

豐田大尉 呃,李隊長,這是夫米哭富美子小姐,是我們皇軍中的美人。嚇,說起來還和卡殺淮拉尙有些親戚,現在想叫她來伺候伺候你,她懂得支那話,也好解解你的寂寞。

李超遠 (會心的微笑) 噢,不敢當,不敢當。(望了望富美子)

富美子 你喜歡我麼?

李超遠 嚶,不敢當。

豐田大尉 李隊長,你的大澈大悟,是非常了不起的!這樣,地方便不致於靡爛,所有這地方的居民,都要感激你。而且你的深遠的眼光,兄弟也十分佩服!

李超遠 不敢當,兄弟是被俘的人,本來沒有地位講話,豐田隊長的昨天的話原來也很  
有道理,中國和日本,大家都是同文同種,不應該自相殘殺,應該相親相愛。不過,這話

由豐田隊長說來是很有道理的，兄弟都沒有地位來說這幾句話，因為兄弟是被俘的人。兄弟的隊伍散在各處，昨天晚上，已經派了盧金生去通知他們，告訴他們日本軍的一番意思；今天清早，盧金生已經回來回報過，他跑了五處地方，意見差不多是一樣的，還有兩處沒有跑的，現在他又去通知他們了。自從兄弟被俘以後，他們已經另外推舉了隊長，不過，幸好兄弟在他們一起生活久了，大家到現在都還相信兄弟的話。那兩處一定也不成問題。他們大家的意思是：祇要日本軍肯把他們當自己人看待，那麼，他們是願意受收編的。

豐田大尉（如釋重負，點頭。）那好極了，好極了。你的隊伍的確實數目有多少？

李超遠 現在分七處地方，數目是不相等的，多的地方有七八十人，少的地方有二三十人，有的在附近山中，有的就在鎮上，總數是三百四十餘名。鎮上的少些。

豐田大尉（略略震驚，但立即鎮靜。）噢，鎮上還有多少？

李超遠 約摸十二三名。

豐田大尉 噢，隊伍的槍械配備怎樣？

李超遠 不齊全，大概三分之一是有槍的。還有幾挺機關槍配備。

豐田大尉 噢，噢，我們還應該商量一下，怎樣舉行收編。

李超遠 對了，我們應該現在就商量定妥。祇要商量定妥了，我們馬上可以派宋阿發去通知他們，立刻在兩小時內就可集中在鎮上聽命。

笠原卯之助 宋阿發不行，不行！

李超遠 （堅持地）非他去不行！

笠原卯之助 爲什麼？

李超遠 因爲盧金生已在那邊準備，萬一有不妥，他們就預備犧牲我，盧金生是決不會來的了。

笠原卯之助 哈哈，狡猾的東西！他不知道他的父親還沒有自由麼？

李超遠 （冷冷地）他們是準備連我在一起犧牲的！

豐田大尉 噢，很好，他們不知道皇軍知道了你們的巢穴，皇軍立刻就討伐！抄剿！

李超遠 不會的，你們知道的僅是一兩處地方，而他們決不會聚在一處，譬如說你們要在鎮上搜捕最多也祇能捕到一人來代替盧金生，其他的仍找不到，也許連這人們也再找不到了。

豐田大尉 那還是有辦法，把所有有嫌疑的統統捕殺！

李超遠 這樣，你們便是仍舊得不到鎮上的和平，你們還是要到處受到攻擊。

豐田大尉 （忿恨）太沒有誠意了！不行！

李超遠 他們的意思是估計日本軍的誠意！

豐田大尉 （站起）你知道你是被俘的麼？

李超遠 是的，他們是預備犧牲我的。

宋海春 很好，托育達尙，這樣，收編是不成功了！

李超遠 也不一定，如果派宋阿發去通知他們，他們明白了日本軍的誠意，一定立刻願



意受收編的。

豐田大尉 好！（向宋海春）你去把宋麟祥叫來。

宋海春 是，大人！（猶疑地下）

笠原卯之助 我們還是再從長計較計較。

李超遠 是的，我應該告訴你們，他們還要求換槍。

豐田大尉 爲什麼？

李超遠 因爲這些槍枝非常不整齊，有的是土槍，有的是軍隊中的舊槍，五九式的，現在彈藥快用完了，日本軍的新的接濟，舊槍是不能用新彈的。所以日本軍也應該給他們新槍。

豐田大尉 這不行。他們應該先使用舊槍，新槍要過些日子再說。

笠原卯之助 可以！可以換槍，他們應該先把舊槍交出。先交槍。

李超遠 （點頭）那倒也好，不過日本軍也應該讓他們相信，立刻有新槍發下，他們自

會願意交槍的。

豐田大尉（有喜色）對了，李隊長，我看我們現在商量一下，怎樣交槍？我們都是軍人，這是很莊重的儀式，交槍以後，游擊隊就是與皇軍一致的了。

李超遠 這很簡單，派宋阿發去通知他們，叫他們都把槍枝帶了來，預備交槍。

笠原卯之助 唔，慢些，這樣不好。

豐田大尉 有什麼不好？

笠原卯之助 我的意思是我們要分批收編，游擊隊不是現成的分著七處麼？現在，我們分成幾批來收編，先讓一批交槍；一批一批的交了，也一批一批的按批發給他們。這樣，便有秩序。

李超遠 不過，這裏有一點非常重要，日本軍也必須把新槍讓他們看到，不然，一有誤會，反為不好。

豐田大尉（沉思）唔。

登原卯之助 這也可以。我們且決定一個收編的程序和儀式。我們立刻決定！

豐田大尉 好，我們決定！

（宋麟祥宋海春上。）

宋麟祥 （看見這末多人在此地）噢，李隊長也來了，你好，你好！（盯了富美子一眼，富美子却還是呆呆地坐着。）好，托育達尙，佈告已經擬好了，讀給你聽聽好不好？（拿出一張紙

稿來讀）

照得大日本軍，實係秉受天命；  
不遠迢迢千里，來此保境安民。  
哀我國民政府，不顧國難民生；  
勾結共產匪黨，遂致禍國殃民。  
先以焦土政策，後以游擊戰爭；  
我民實由何辜？遭此大劫來臨！

笠原卯之助（點頭）很好，很好，這樣說法很好。不過，你這是預備做什麼用的？

宋麟祥（有得色）教大家開市，下面就說到了。（拿起紙來又要讀）

豐田大尉 不用另外做的，有現成的印好的，可以拿出去貼，不過，這樣說法很好，把他後

面改一改，改做收編游擊隊的佈告。現在，先來擬一個收編儀式的程序。

宋麟祥 噢，是是是，收編還有什麼儀式麼？

豐田大尉 唔。（向宋海春）你去拿張紙來。

宋海春 我去，我去。（下，去耳房裏拿紙筆。）

豐田大尉 我們當然是需要莊嚴地舉行的，李隊長，本來我們用不着這樣麻煩的，不過，

你們並不是戰敗，而是順乎天命。所以，這裏也表示皇軍對你的尊敬。

李超遠 不敢當。

宋海春（上）這是紙筆。

豐田大尉（向宋麟祥）好，你寫一寫。

宋麟祥 是是是。

豐田大尉 我看，李隊長，你的第一批游擊隊約摸是多少人呢？

李超遠 隨便多少，如果先從鎮上收編起，那末有十幾個，如果連鎮上附近的一起呢，那末有百多人。

豐田大尉 這太多了。

笠原卯之助 我看五十人左右一批。

李超遠 隨你們的便。

豐田大尉 好，就這樣，游擊隊應該這樣分四行縱隊進來，拿着武器，槍口應該朝下，上前交納，然後由皇軍點數，先發給原數一半的新槍。

李超遠 這也可以。不過他們怕走不整齊。

豐田大尉 我們，就把那邊的露天戲台當做司令台，儀式開始。第一項，唱「君之代。」

李超遠 什麼「君之代」

豐田大尉 日本國歌第二項……

李超遠 唱中國國歌。

豐田大尉 不行，中國沒有國歌的。

李超遠 有的，他們大家祇會唱國歌，而且，這也有最後的告別的意思。

豐田大尉 好，就依你。宋尙，寫下。

宋麟祥 不好，我反對，這是游擊隊的歸順，不許他們唱國歌。唱從前的國歌，「卿雲爛兮」才是道理。

李超遠 請豐田大尉注意一個軍人能容忍的限度。卿雲歌是早廢了的，他們都是農民，工匠，他們不會唱。最後的告別是應該讓他們舉行的。

豐田大尉 好，你寫上。唱支那國歌，向昨天的日子告別式。

李超遠 然後的第三，第四，第五項，應該是訓話，交槍，發槍，編隊。

豐田大尉 對了，對了！就這樣。

笠原卯之助 誰訓話呢？

豐田大尉 我，你，（向李超遠）你，（向笠原卯之助）還有你。（向宋麟祥）

宋麟祥 呃呃，是是是。

豐田大尉 今天下午就可以舉行了。

李超遠 假如是上午就舉行，也來得及。今天還趕得及收編完畢。

豐田大尉 好，上午開始，你（向宋海春）去叫宋阿發來。

宋海春 是。（下）

豐田大尉 立刻可以舉行麼？

李超遠 立刻可以，並且也應該立刻舉行，今天可以結束。

豐田大尉 好，卡殺淮拉尙，請你去佈置一下。宋尙，你準備佈告。

（笠原卯之助下。）

宋麟祥 是是是，我準備。

李超遠 讓我來抄一份儀式，交宋阿發帶去。

宋麟祥 不不不，讓我來抄。（他抄着）

豐田大尉 哈哈，你們很客氣。

李超遠 不是，他怕我在紙上做什麼記號。

宋麟祥 那裏，那裏，不敢，不敢，我一手順便抄下來，很方便。

豐田大尉 大家現在都快變成自家人了。來，富美子，去拿點啤酒來，我們先慶祝一下，你也唱一個歌，讓大家散散疲勞。

（富美子鞠躬退，少頃，持酒並一具三味線上，倒酒給大家。）

豐田大尉 來，大家喝一杯！

李超遠 我不會喝酒。

豐田大尉 喝一杯，一杯，那有軍人不能喝酒。



李超遠（立起，痛苦地。）好，謝謝！

（大家都喝完了。）

豐田大尉 這酒還是從國內帶來的，你看，我們什麼東西都帶了來！

李超遠（微笑）你們也預備把什麼東西都帶了走。

豐田大尉 嚶嚶嚶，哈哈，中日親善，中日親善！富美子，你唱一個歌！

（富美子整弦待唱，宋海春領宋阿發上。宋阿發精神萎頓，然而倔強之氣未減。他看見李超遠，望望桌上的酒，望望富美子，望望豐田大尉，他非常失望而感傷，然而仍然倔強地站着，低頭不語。）

李超遠 宋同志，現在要煩勞你一件事，趕緊去陳志和同志那邊去跑一趟。

宋阿發 我可以知道是什麼事情麼？

李超遠 你把這一張紙條交給他好了，你們都可以看這張紙條。（交給他那張宋麟祥抄的紙條）

宋阿發 你知道我是不識字的。

李超遠 (思索) 這是釋放我們的一個儀式。

宋阿發 隊長，我們是投降麼？

李超遠 不，我們仍舊是游擊隊。

宋阿發 (泫然欲泣) 噢，隊長，我知道了。我是願意死在這裏的，我不願意去。

李超遠 宋同志，我知道你的；你如果出去遇見了盧金生和陳志和兩位同志，你就會明

白，這不是我一人貪生怕死！你去罷，還要快快回來，這是我的命令。你跟我在一塊很久，你接受我最後的命令罷！

宋阿發 好，隊長！我要求你一件事。

李超遠 你說罷！

宋阿發 我把這事辦了，請你應許我離開游擊隊，仍舊種我的田。

李超遠 好的，我答應你的。宋同志，我還有幾句話，你要替我帶去，一句也不能少，一點也不能錯，這是我最後託你帶的話，你能帶麼？

宋阿發 好，我能帶。

李超遠 記好！你說，我有命令。教陳志和同志召集鎮上的同志和所有的附近的同志，編成五十人一隊。清楚麼？（宋阿發點頭。李超遠看錶。）立刻，在十點半以前，開到戲台前的空場上，五十人一批，其餘的在外面等着。槍口要朝下。記得麼？

宋阿發 記得。

李超遠 去罷！他們在等着你。十點半以前要趕到，現在是十點零八分，還有二十二分鐘，快快！

宋阿發 好，隊長，我去了。

（他四面張望一下。）

李超遠 （嘆息）唉！他是非常單純的好戰士。

豐田大尉 （點頭）好戰士！

宋麟祥 他很忠厚誠實，他在耕我的田，倒從來不欠租。

豐田大尉 現在，我們的事差不多已完全弄好，就待實際舉行收編了。來，我們再喝一杯。

（富美子起來倒酒。大家又喝。）

豐田大尉 （拍拍李超遠的肩膊）日支親善萬歲！

宋麟祥 （雀躍）萬歲！

富美子 萬歲！

李超遠 （強笑）嚇嚇，萬歲！

豐田大尉 好，李隊長，我進去整理點事，你在這兒休息一會，我們馬上就要一起出去。宋  
尙，你也去外面照料照料，而且佈告也要預備貼出去了。（他一面整頓一下衣領，一面

走入耳房去，嘴裏似乎已經在預備演說辭。）唔，諸位，唔，今天是……唔，諸位，……

宋麟祥 （還在應着豐田大尉的上面的話）正是，正是，馬上弄好，馬上弄好！

（他收拾着桌上的東西，匆匆退。李超遠沉思着，少頃。）

富美子 李隊長，你在想念什麼？

李超遠 (憤然) 噢, 我不想念什麼。

富美子 在想念着家罷?

李超遠 不, 我不想念家。

(外面有日本軍號集合的聲音。李超遠凝神地傾聽。)

富美子 李隊長, 你怎麼會被皇軍捕獲的呢?

李超遠 噢, 我留在鎮上的, 我沒有走。有漢奸認識我, 去報告了, 我便給抓起來了。

富美子 噢, 真是不幸啊!

李超遠 是麼? 是不幸麼?

富美子 難道你以為是幸運的麼?

李超遠 不是這樣講, 我們是軍人, 在死死生生中出入, 不是勝利就是失敗, 不是失敗就

是勝利, 所以沒有什麼幸運不幸運的。這不是幸運, 這是疏忽。

富美子 噢, 我是相信一個人有幸運不幸運的, 不過一打仗, 什麼幸運也完了。

（後面傳來一片鬧瑯的歌聲，是哼的櫻花調。兩人傾聽，過去了。）

李超遠 這是唱的什麼？

富美子 這是櫻花調，現在已經過時了。

李超遠 那怎麼他還在唱呢？

富美子 不知道，也許他在想念櫻花節時的狂歡罷。

李超遠 嗯，日本的櫻花節非常熱鬧。

富美子 嗯，是的。

李超遠 你愛這樣的熱鬧麼？

富美子 爲什麼不愛呢？總比現在好得多了。

李超遠 你愛日本麼？

富美子 嗯，是的。我也愛中國。

李超遠 爲什麼？

富美子 因為我是在中國長大的。

李超遠 呵呵呵呵，很好，很好！

富美子 日本人都愛中國，可是不愛中國的共產黨。中國到處都是共產黨。

李超遠 很好，你看見過中國的共產黨麼？

富美子 沒有。

李超遠 噢，你怕共產黨麼？

富美子 不，我恨他們。

李超遠 爲什麼？

富美子 因為中國有共產黨，所以皇軍來討伐，所以才打仗，所以我恨他們。

李超遠 這樣說來，你也恨打仗了。

富美子 是的，不過打仗是男人的事，不是我們女人的事。

李超遠 那末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

富美子 托育達尙教我來陪伴你的。

李超遠 (笑) 原來是這樣的，你從國裏趕出來陪伴我。

富美子 不是這樣，我原來是慰問隊。

李超遠 慰問誰呀？慰問我麼？

富美子 不是，是慰問皇軍。

李超遠 怎樣慰問法呀？

富美子 我們是一隊一隊出來的，大家在一起慰問。因為皇軍在外面打仗很苦，也要想起家，便不肯打仗；我們出來慰問他們，告訴他們家裏都很好，並且還帶了些東西送給他們。

李超遠 他們的家裏真的很好麼？

富美子 我不知道。

李超遠 爲什麼你不知道呢？你不是告訴他們說都很好麼？



富美子 這是應該對他們這樣說的。況且，我離家也很久了。

李超遠 噢，那麼現在你家裏都好麼？

富美子 我不知道。

李超遠 你離家多少時候了？

富美子 九個多月了！

李超遠 有信息麼？

富美子 沒有。

李超遠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富美子 有母親，還有一個小妹妹。

李超遠 父親呢？

富美子 死了。還有一個哥哥，去年戰事爆發，他入了伍，現在不曉得是存是亡。

李超遠 噢，這樣，你也是很不幸的！

富美子 人都是不幸的。

李超遠 爲什麼你這樣說呢？

富美子 我沒有看見過幸福的人。

李超遠 唉，幸福是要人去爭取的，有人要奪取人家的幸福，就有人要爭取和保衛自己的幸福，所以人類就要打仗了。

富美子 你想有一天人會不打仗麼？

李超遠 當然會的！那和平是要從戰爭裏得來的，到要搶人家幸福的人失敗了，新的社會也建立起來了，人類就不會有戰爭。

富美子 我不懂，你說的是支那和日本麼？

李超遠 不，現在世界上到處都是一樣的。

富美子 噢，我害怕！

李超遠 你怕什麼？

富美子 我怕死了的人的血，和活着的人一會兒變成僵硬的屍首。我看得太多了。

李超遠 噯，小孩子！

富美子 你怎麼叫我小孩子！

李超遠 你怕有什麼用呢？人就靠着這些血，這些肉，才可以活下去，一直活下去。

富美子 人還可以活下去麼？

李超遠 爲什麼不可以呢？

富美子 我有的時候想死。我知道想死的人也很多。

李超遠 爲什麼呢？

富美子 (思索) 有一天，有一個姓佐佐木(Sasaki)的軍士對我說，他想死。我說，不要死，打完了仗我們還可以相會的。但是，明天，我就看見他直僵僵的在樹上吊死了。我也想死，這日子過不過去。

李超遠 你在這裏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富美子 我不能告訴你。

李超遠 我知道了。

富美子 (悽愴) 是的，我從前是慰問隊。現在已經不是慰問隊了。我們一起有二十多人，我一個是懂得中國話的，所以我有時能出來，所以我能看到你。但是看到你有什么用呢？我前些日子在別的地方也遇見了些中國軍人，和一些老頭子，現在還不是這樣的。我麼？不，我不應該說這樣的話，我死了便好。

李超遠 人不應該想死，應該想活！你聽，是什麼聲音？

(兩人傾聽，遠處有一陣鼓聲，李超遠看了看手錶。)

李超遠 你不要悲傷，人祇要活着，勇敢一點，終還是有希望的。時間到了，我就要出去了。

(看着錶)

(笠原卯之助，宋海春匆匆上。)

笠原卯之助 啊，李隊長，都預備好了麼？收編儀式立刻要舉行了。

李超遠 正是，我準備着了。

（笠原卯之助跑進耳房去，和豐田大尉連幾名日兵也一齊出來，豐田大尉拂拭着自己的衣裳，端整着帽子和領口。）

豐田大尉 好，李隊長，請準備了。

李超遠 盧金生來了麼？

笠原卯之助 來了。

李超遠 我要和他說話。

豐田大尉 外面去說罷。

李超遠 不，我要問明白情形，等下才好說話。先被他們看見了不好。

笠原卯之助 好，快去！（向宋海春）叫他來。

（宋海春下。）

李超遠 我也得整一整我的服裝。

豐田大尉 是的，這是應該莊嚴一點的。

李超遠 我的袴帶沒有了，這不好。

笠原卯之助 我來找一條給你。

李超遠 不，我有辦法。

（宋海春、宋麟祥、盧金生入，宋麟祥已是緞袍馬褂，十分風光。）

李超遠 盧金生。

盧金生 是，隊長。

李超遠 你一齊同他們說了麼？

盧金生 統統說了，他們說，隊長說怎樣就怎樣。

李超遠 全都預備好了？

盧金生 全都預備好了！

李超遠 好，你去替我拿那條袴帶下來給我做袴帶。

(盧金生跳上木榻去解幃帶，一轉身却從神龕裏猛地抽出兩枝手鎗，逼住各人。李超遠接來一枝，盧金生又從神龕裏抽出一架輕機關鎗，架在木榻的橫几上。自己却也安閑地坐落，向衆人描準。)

李超遠 對不住各位，現在已經過了十點半，收編的時候已經到了，我們要履行每一行收編的儀式。第一項是什麼？是唱日本國歌，「君之代」唱罷！

豐田大尉 (高舉兩手) 八格！你這東西原來毫無信實！

李超遠 難道日本人是守信實的民族麼？第二項，唱中國國歌，我們等一等是要唱的。我們的主要的是換槍，槍在什麼地方？

笠原卯之助 (冷笑) 李隊長，你打錯了主意。你知道這周圍有皇軍一中隊，你不要想保全你的屍骨！

李超遠 你知道游擊隊的數目麼？哈哈！

笠原卯之助 你這蠢東西！你毫無辦法可以出外，你們祇有兩人在裏面！你們一有響聲，

外面的皇軍便進來把你們解決了！

李超遠（沉着地）這倒是應該試驗一下的，現在預備，我要開槍了！我應該先找一個開槍的目標，本來，那該是選到宋麟祥的……

宋麟祥（跪下）啊，隊長大人，我是冤枉的，我和你一樣，是不得已的！救救我！饒我一條狗命（叩頭）

李超遠 不，起來，現在不殺你，你是應該留給民衆審判的！現在，我選定了你的姪子，他是引狼入室的罪首！

宋海春 喂！老爺，你別打罷，我也是沒法子！

李超遠 不行，你聽着，這就是槍斃漢奸的槍聲！聽着！一，二……

宋海春（絕望大呼）好，你放罷，祇要你的槍聲一響，皇軍立刻要來替我報仇的！

李超遠（微笑）好，那末暫時留你一條狗命，讓你看你所依靠的皇軍究竟是怎麼樣的東西！我現在又換一個目標，好在都是一樣，讓你們知道，這一聲槍響出去的時候……



候，那野心勃勃的大和魂就要倒地，而武運也不長久了！聽着，一，二，三！

（槍發，笠原卯之助應聲倒地。立刻外面的槍聲迸起，喊殺聲震動天地。豐田大尉用手一招，擬教日兵上前奪鎗，盧金生的輕機關鎗搖頭一掃，紛紛倒地。所有的人都堆在地上了。富美子還靠着壁站着，呻吟之聲雜作。）

李超遠 好，盧金生同志，你應該搬一個位置，正對着那裏，（指一個台下的方向）這樣，那邊有人衝進來，立刻就解決了！

盧金生 是，隊長！

（他立刻跳下來，把鎗位安好，守在鎗後。外面鎗聲激戰着，喊殺聲愈近。李超遠兀立不動。月娥倉皇自後面奔出，李超遠用鎗指住。）

李超遠 坐在那裏！不許動！

月娥 （就木榻坐下，驚惶痛哭。）啊，宋大爺！

李超遠 你還哭宋大爺麼？

月娥 噢，不哭，不哭！（立刻止住）

（鎗聲喊聲中，宋阿發領一羣三五个遊擊隊從後面上來。）

宋阿發 （高叫） 隊長，成功了！

李超遠 外面情形怎樣？

宋阿發 我們分批包圍，一聽見裏面的槍號，就開始進攻，日本鬼子沒有防到這一着，我們還擒到了幾個活的。其餘的還在戲台下死戰，不過立刻可以解決的。

李超遠 好，你坐下休息一會。

宋阿發 不，隊長，我應該抱歉，我……

李超遠 不，宋同志，你是對的，游擊隊的精神是不可屈服的！我當時沒有機會和你說明，全靠你對我的信心才完成了，這是很危險的。你要學會懂得，爲什麼一命令是必須執行；因爲游擊隊是活動的，如果我的命令錯了，你們便可以離開我，對游擊隊仍舊沒有損失。所以你有機會出去便應該出去，和大家商量求生路，不應該戀戀着我，以

爲我一人完了就全個游擊隊完了。

宋阿發 是，隊長，我懂得了。

李超遠 盧金生是最初便弄明白了的，他一早還運槍進來，等下，我們應該請他把這次的經驗試看報告給大家聽，這也是我們的意外的成功，可以當作一個游擊隊的寶貴的經驗。

（外面鎗聲漸漸地息了，祇有零落的幾響後復還沈寂。又有一些遊擊隊員從後面擠出來。）

一個游擊隊員 隊長，我們已經把敵人肅清了。

李超遠 好，現在我們要出去檢點槍枝，把敵人死的埋了，活的傷的還要設法救護他們，我們這次可以得到百多支新槍和另外的武器，以後我們再奪到敵人的子彈時也能用了。宋阿發同志，你大概不要離開隊伍了。

宋阿發 隊長，那是我弄錯了。

盧金生 非但宋同志不會離開我們，昨天宋大嫂子還哭哭啼啼說她也要當游擊隊替

宋同志報仇呢。

李超遠 很好，我們的游擊隊是可以擴充一下了，這裏還有一位女同志，（指富美子）她一定也願意和我們女同志在一起替游擊隊服務的。她也是被壓迫者。

（富美子驚呆着不做聲，月娥却倉皇站起。）

月娥 隊長，我是被宋麟祥逼着不得已的，現在我也想求你們饒命。我也是可以替你們做一點事情的。

李超遠 你不要怕，游擊隊不會殺死你。我們看樣子是可以編成一個婦女隊的。諸位同志！現在，這是我們的勝利的開了一個頭，我們還要更努力去和敵人的更大的戰鬥！我們游擊隊要更擴大起來，趕敵人往老家走！同志們，留幾人在此地守着。外面的同志在等着我們，我們去罷！

（一個簡單的集號從幕後吹起。）

——幕落——

## 後 記

關於這一個劇本，我沒有什麼要多說的話。一年來寫了好幾十篇種種的文章，而現在，却仍舊把一年前的作品整理一遍拿出去出版，這是一些朋友和自己也以為這劇本對我們的偉大而艱苦的戰鬥，還有一點用處的緣故。書店老闆教我寫上一篇後記，想起來，我祇有一點是要說明一下的，就是，這是我自己的訂正本。

這劇本是在廣州寫起來的，在漢口時，曾與幾位朋友談起過這劇本的計劃，不過是想把這題材供給專事戲劇的朋友們寫，也曾和波兒等計劃過集體創作，但最後還是由自己在秋蚊的困擾中把牠寫成，寫成了預備重新看過一遍，不料第二天便逢日軍在大亞灣登陸，請纓不遂，挾稿走梧州，轉廣州灣而香港，遂交給茅盾先生發表在文陣上。許多偷印的選輯的本子都是從文陣偷取的。而這裏面，因為我對於日本情形的不熟悉，大

部都就詢於適夷兄，有的仍舊弄錯了，經適夷兄的指正，並加參考各方的意見，有了很多處的改正。

我根據了報紙上的新聞，採取了一部分蘇聯電影「尼古拉港之戰」的材料，寫成了這部劇本；其中的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人，我設想他們如果處於這樣的環境中，他們會變成什麼情形。而地方背景，則是我的故鄉。寫成後，我回到了游擊區的後方，得知這劇本與實際情況頗為切合，有些朋友曾推譽這劇本的描寫的深切，我願意在這兒說明我是這樣把牠寫成的。

我是盼望這劇本在一切英勇戰鬥的所在上演的，因為這是我對我們的用神聖的血來培養的民族革命戰爭的盡心力的——雖然祇有這一點的獻禮。

錫金 一九四〇年一月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出版

每冊實價六角

著者 錫 金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者 戲劇書店

# 82  
861280

983

861280

